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张玉玮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关键词:蕃将 汉化 浑氏家族现象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5)04-0042-05

唐朝是继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帝国内较少有民族偏见,“蕃风”、“汉俗”并行不悖,蕃汉同列。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少数民族出身的蕃兵蕃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军事上受到重用,成为支撑帝国大厦的柱石。有唐三百年,武功赫赫,这与数以万计的蕃将蕃兵出生入死的征战息息相关。中唐名将浑瑊就是诸多蕃将中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蕃将世家,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为德宗时的宰相,是唐朝唯一蕃将出身的宰相。本文拟就唐代浑氏家族蕃将得以重用的原因、蕃将对唐朝的贡献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对蕃将的汉化过程及浑氏家族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蕃将世家

唐代蕃将是指在汉区或蕃区任职的蕃人将领,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在蕃蕃将和入朝蕃将。在蕃蕃将是指一般不脱离本蕃,同时受边州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押领的羁縻府州世袭唐朝官封的蕃人君长。入朝蕃将,是指基本上已脱离开本蕃并在内地(朝廷或地方)任职、直接听命于朝廷调遣的蕃人将领。蕃人世代为将者,谓之“蕃将世家”^{[1](P.81)}。浑氏家族至少有六代人为将,故可称

之为“蕃将世家”。

浑氏家族自第一代浑阿贪支(即浑潭)内属,到浑特子浑正元第九代人,经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直到唐末五代时期,浑氏家族九代人在唐朝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唐朝政权的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浑瑊碑》所云:“镇宁社稷,纒扬忠烈,勋居第一,代代不绝,其浑氏乎!”

以下所列为浑氏每一代有重要贡献或事迹较详者。

第一代,浑阿贪支。贞观初内属,当时唐攻打东突厥颉利可汗,浑部与斛降唐,加速了颉利的彻底灭亡,巩固了唐在大漠地区的统治。武后时,浑部不甘于后突厥汗国的统治,以贪支为首的浑部一支再次内属,迁往河西地区,增强了唐在河西的军事力量。

第二代,浑元庆(一作浑迥贵)。《浑瑊碑》云:“曾祖元庆,皇豹韬卫将军,灵邱县开国伯。”“惟灵臆绍先公之职,居次聊之重。”浑阿贪支之子不只一人,如前述浑元忠亦应为其子。在诸兄弟中,只有浑元庆继承父亲官职,任皋兰都督。《浑瑊碑》云:“(迥贵)以兵从我高祖神尧皇帝佐平暴乱,拜豹韬卫大将军。生元庆,为右玉钤将军,灵邱伯。”前已证迥贵与元庆应为一入,此处

* 收稿日期 2005-03-17

作者简介 张玉玮(1971-),女,满族,辽宁阜新人,盐城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及文化史。
万方数据

所记有误。浑元庆为随唐高祖(按:应为高宗)平定暴乱,此“暴乱”具体指何事,不明。

第三代,浑大德(一作大得)。浑元庆长子,右武卫大将军。《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727)九月条记河西节度使王君诬陷河西铁勒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谋反,四部不得直,结果“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灊州,浑大得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庐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被王君流放的四人中,唯有浑大德未标官衔,但其为河西浑部首领和任皋兰都督无疑。随着被流放蛮区,浑大德世袭皋兰都督亦被剥夺,转而改授给其弟浑大寿。

浑大寿(一作浑文寿),皇太子仆,赠尚书左仆射,继大德之后任皋兰都督,浑瑊祖父。据《新唐书·百官志四上》:“东宫三寺之一,仆寺,长官太子仆,从四品上。掌车舆、乘骑、仪仗、丧葬。领厩牧署,掌车乘马牧。”大寿任太子仆一职,自居于京师,则自大寿起浑瑊一系就居于京师。《浑瑊碑》云“仆射以积厚克家”,可知大寿并非出征之武将,其很可能为入朝的浑部质子,长居京师,后改授皋兰都督。浑大宁,大寿弟,左卫率府率,陪葬昭陵。据《新唐书·百官志》四上载:“太子十率府,制比十六卫。十率府有率府各一人,正四品上,十率府中唯左右卫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可统府兵,且惟有左右卫率府领内府、来勋、三府,外五府,其余皆不领内府,仅领外府三。”可见浑大宁为左卫率府率为领兵大将,其征战有功或其先人有陪葬昭陵者,故其死后陪葬昭陵。《全唐文》卷352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记有天宝元年(742)十二月,河西军与吐蕃军战,同、大将军浑大宁率步兵与将军契苾嘉宾所率步兵在吐蕃境内三水域互为犄角,大破吐蕃军。

第四代,浑惟明,以左领军卫员外大将军、兼皋兰都督从哥舒翰御边,抗击吐蕃内寇有功。

浑释之,惟明弟,袭兄皋兰都督。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多,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天宝八载(749),从河西哥舒翰拔吐蕃石堡城,迁右武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天宝十四载(755),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抗击安史乱军。据《资治通鉴》卷217,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麾下左兵马使李光弼,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于静边军“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乾元弼裨将,进封宁朔郡王,知朔方宁节度使留后。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反叛,引纳吐万方数据

蕃犯灵州,浑释之与吐蕃战而死,年四十九岁。浑释之因参加安史之乱的平叛,由在蕃蓄将转为入朝蕃将,其子浑瑊亦因从父平安史之乱而留居京师,拜羽林大将军。

第五代,浑瑊。本名“日进”,成名后改为“瑊”。少而“日进”,志成则“瑊”,正反映了浑瑊“忠勤谨慎,功高不伐”的谦逊品德^{[2] I 卷134}。他生于盛唐,长于乱世,经历了唐代安史之乱和河北蕃镇的叛乱,以及朱泚之乱和西北吐蕃、回纥的边患,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功勋卓著。浑瑊一生,征战不息,外御强敌,内平叛乱,救唐于危亡之计,成为唐代名将。后晋刘昫评道:“缅思建中之乱,四海波腾,贼泚窃发之辰,宗祀不绝如线,苟非忠臣致命,化危为安,则李氏之宗社倾矣。”又云:“咸宁(浑瑊号)蹈义,感慨匡君。再隆基构,克殄昏氛。回天捧日,实赖将军。”^{[2] I P.3705}

第六代,浑瑊有五子,浑鍊、浑镐、浑鑣、浑钜、浑钢。浑镐、浑鑣为达官,正史有附传。

浑镐,性谦谨,喜交士大夫,历邓州、唐州刺史,有政誉。元和(806~829)中,延州沙陀部苦于边吏贪酷,震动不安,浑镐以“才职称”被任为延州刺史,安抚沙陀部。时朝廷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义武节度使任迪简生病不能带兵出征,浑镐以将家子迁义武节度副使,代任迪简为节度使出征。浑镐治军颇有法。元和十一年(816)四月,浑镐“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3] I 卷239}。十二月,与王承德交战,屡胜,于是浑镐出定州压叛军境屯营,叛军潜入定州“焚蓄,屠乡聚”,浑镐军心动摇。由于官宦督战,迫使浑镐出战,进薄定州大败而还。因此,被贬为韶州刺史,后再贬循州。卒,赠太子少保。《新唐书·浑瑊传附浑镐传》云:“卒,赠工部尚书。”与《浑瑊碑》所记不同。

浑鑣,浑瑊第三子。以父荫起家,为诸卫参军。元和四年(809),浑鑣为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使。五年,以浑鑣为袁王傅,赐紫金金鱼袋。浑鑣为李训党人。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大捕李训党人,浑鑣、胡证等家被兵掠夺,资产一空^{[4] I 卷179李训传}。开成初,宰相云:“鑣常历名郡,有政能”^{[2] I P.3703},文宗遂从宰相意授浑鑣寿州刺史。开成三年(838),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知街事,历诸卫大将军,卒。

第七代,浑侃。浑镐子,字复贵。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九个皇帝,自小笃志于学,九岁宏文生擢孝廉第,贞元

二十一年(805)与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復等为同科进士。成年后,从浑镐出于藩镇,浑镐与叛军战败,坐贬循州,浑侗晨昏在侧宽慰,浑镐卒,浑侗“屏勺饮,坏容貌,几不全者数矣。”正值朝廷询访勋臣之后,有人云“咸宁功累代不可及,其子身当圣朝,以谴终未复,无以示天下”。天子感慨其事,诏尽还浑镐爵封。长庆中穆宗以追显浑城功德未足,遂授浑侗右龙武军仓曹参军,历太常寺主簿,太府寺丞。以史事自喜,明习文法,修洁谦逊,辞礼闲雅,闻于廷中。擢为左赞善大夫,转太子仆,能勤其官,改太府少卿。文宗读国史至咸宁王卒一段,叹惜浑氏今日没有做大官的人,特赐银鱼、朱袍,俄拜金吾卫将军,宠以金紫。武宗时官至太仆卿,以谨良选。宣宗即位,改少监,以缮理著称,再拜左金吾大将军,肃环卫。

第二年,迁司农卿,自求出京为官。寿阳岁数饥,有盗贼,浑侗以能理赶寿阳。初到,“猛纠缓化,晓告慰养”。先前有货茶盗斗变难制,至是都解散逃匿。又因勺陂能溉田数百顷,被有权势的人挖断,作为耕地,浑侗修堤防,约束水流,水复盛溢,溉田之利,年年增多。征为殿中监,再为少府监,迁检校工部尚书、金吾大将军。

宣宗器重浑侗才能,大中十三年(859),其镇守于回中。浑侗有将帅风度,习知四夷事,绥边之绩,不日而成。西戎别种王蒙,数为边害,浑侗以信取王蒙,平息边害。浑侗遗其舍人董英粲前去表达诚意,双方设立互市,王蒙不敢负约。浑侗治边有术,按抚将士备至。“萃战马凡五百二十匹,牛骡称是。修革器五万具,备丁壮卒三千人,聚新粟五万斛。边备完富,戎心震悚。”^[5] 卷792路岩浑侗传)诏即军中加检校弄部尚书。居岁余,复召为金吾大将军。

懿宗即位,谋求沧海帅,认为浑侗最适合,“无以易尔。”咸通二年(861)授浑侗义昌军节度使。初到任,即整治为海水污染的水井,派人凿扁蓄“舟来不停,纆垂不息,厥功亟就,于今赖之。”^[6] 卷128帝王部·明赞)当地有田千顷,游惰的人去管,浑侗劝这些人开辟良田,使这千顷田成为了膏腴之地。穷人有卖掉子女的,浑侗为其赎回;故校有孤女者,及时为其婚配;死人无力埋葬,尸骨弃于荒野,浑侗调棺柩和粮食、布帛给以资助;邮亭之间,相距较远,“道里患若”,浑侗建屋在两个邮亭之间,以庇护往来之人,遇年成不好时,浑侗“给军未贍峙粮十六万石,以为储蓄”^[6]。浑侗能“推诚天

下,辛苦率先,民愁未解,公费未足,孜孜为之……百姓泊文武吏,讴歌借留。护戎者奏其状,天子嘉焉”^[6] 卷128帝王部·明赞) 昭许留旬岁。咸通五年(864)秋,浑侗回朝,其年冬,以疾闻。咸通六年(865年)三月二日,死于大宁里私第。年69岁。十二月某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死之日,天子辍朝,赠大司马,谥曰唐。

浑侗一生,以才能入选仕途;始则以志行好学,恂恂若儒者;中则以精力辨疑,为徇吏;终则以和众靖边,名之良帅”^[5] 卷1079)。历九卿为二千石,荣于当代。有六子,长子浑术,詹事府司直,早终;次子浑征,浑特,浑徽,浑普,浑卓。

第八代,浑特,司农卿。仕后梁,与郎公远至契丹;“约共举兵灭晋”^[6] 卷72)阿保机未如约。

第九代,浑正元,浑特子,吏部员外郎。

浑释之、浑城父子在开元、天宝年间,一直转战与朔方、河西、陇右等地,其间或许曾兼任河西皋兰州都督。安史之乱后,浑城随父入居京师。后浑释之战死灵武,河西陇右尽陷于吐蕃,浑城再也未回到河西。也就是说浑氏家族在浑释之父子时已完成了由在蕃蕃将向入朝蕃将的转化,至浑城已完全脱离本蕃,入居内地,参议朝政,在德宗朝已拜宰相。

二、浑氏家族的汉化

作为铁勒浑部的酋长家族,在进入唐朝直接统辖的河西地区后,很快就走上了与当地汉人或其他民族融合的道路,成为接受汉化的先行者。浑氏家族的汉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蕃将汉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与汉人通婚。其本人为“华风”汉俗所染,其子孙后人至少在血统上有了汉人的成分。浑氏家族也不例外,据《浑侗碑》可知,其父浑镐取陇西李氏女为妻,使浑氏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结为一体,以姻亲血缘为纽带,跻身于汉人士族之林。

其二,地望上的汉化变迁。唐朝凡有影响及有殊功的蕃将,大都赐“甲第”于京师,因而入籍长安和死后葬于京郊为数极多。如前所述,浑惟明随哥舒翰抗御吐蕃立有战功,朝廷在对其加官进阶的同时,在京师赐有“庄、宅各一区”^[7] 卷128帝王部·明赞)。浑城平朱泚之乱,奉天定难有功,德宗赐其京师“大宁里甲第”以示恩宠。后浑城死,葬于万年先之洪固原,其孙浑侗于咸通六年

(865) 葬于大宁里私第”；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原乡贵胄里^{〔5〕}。若浑惟明确为浑释之兄，则从浑惟明起，浑氏可称为京兆人。

其三，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同其他蕃将一样，浑氏在与汉人长期共处一地生活的过程中，渐为汉人同化，视己为汉人，并极为讳言其原来的民族出身，而把汉族先王名人浪托为自己的祖先；其先夏姒之后为淳维^{〔5〕}卷498权德舆《浑瑊碑》），以此表明自己亦出于华夏正宗。

其四，姓名上的汉化。浑氏久为汉俗所染，汉族意识不断加深，为自己及后人取汉人名字，如阿贪支为浑部酋长，取汉名“潭”^{〔8〕}。其孙浑大德、浑大寿等，皆以“大”字行，其曾孙浑澄之、浑景之、浑释之等多以“之”字行，完全与汉人取名常以某字行辈的特点一致，可见其汉化之一般。

其五，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瑊碑》略云：“（瑊）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上，骠卫之方略，黄韩之教化。又尝慕《太史公自序》，著《行记》一篇。词不矜大，而事皆明备。”可见浑瑊好读书，有著述，已是文武兼备，故能于德宗朝兼将相之任，为德宗信任。其子浑鍊、浑钜，皆有文才。卢纶诗《送浑鍊归觐郤赴阙庭》中称浑鍊“探题多决胜，饌玉每分余。”^{〔9〕}杨巨源《赠浑钜中允》则称其“曾向西穿虏阵，贯游花下领儒群。”^{〔9〕}而浑镐则“性谦谨，多与士大夫游。历延、唐二州刺史，军政吏职，有可称者”^{〔2〕}。镐子浑“为儿时柔敬敦厚，笃志于学，九岁由宏文生擢孝廉第，释褐参同州军事。既冠，益以通敏密静称于人。……始则以至行好学，恂恂儒者；中则以精力辨疑，为循吏；终则以和众静边，名之良帅。”^{〔5〕}其出自蕃人将门，可是“未尝有战斗功。”^{〔6〕}他走的基本是封建士大夫“读书做官”的道路，大体上浑同与一般汉族士人。

浑氏家族同其他蕃将世家一样，通过与汉人联姻，认同于汉人的族望、地望和儒家文化，逐渐与汉人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成为虽“行夷”而“华心”的汉化蕃将世家。

三、浑氏家族现象

唐代蕃人出身的将领很多，故《新唐书》中特立《诸夷蕃将传》以纪蕃人仕唐之胜。像浑氏家族这样几代人为将者，还有突厥阿史那家族，吐蕃的论氏家族，铁勒的契苾家族和李良臣家族，吐谷

浑的慕容家族、契丹李楷洛家族、乌罗护乌重胤家族等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李唐皇室父系虽为汉人（有疑为鲜卑者），母系却为鲜卑族，故其为汉蕃混血种无疑。李唐君主是由蕃化流人或汉化蕃人脱胎出来，他们不愿也不可能自我否定去歧视“异类”。唐太宗对臣下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在大唐开国功臣中，多为李渊父子的“编发友朋”^{〔2〕}，即唐初二帝时期的宰相刘文静、窦威、窦抗、宇文士及、高士廉、长孙无忌、王珪等，或族出匈奴，或源自鲜卑，其中有不少人为李渊父子的亲朋故旧，这些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不愿也不可能自我否定去歧视“异类”。此外，随着唐初诸蕃接踵内附，蕃酋因军功进身于唐朝高层统治者阶层者大有人在。这些蕃人，于唐前期充任诸卫大将军者数以计数，专大将之任者，自太宗时始，历朝皆有。他们或被赐姓李氏从而入宗室属籍，或享尚立之荣，因而跃升国戚之列；或以殊功封王，或拜行军元帅等，这些人刚刚脱胎于“异类”，他们尤其不可能歧视原民族原部落的人。

其二，唐代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当时的“怀柔”“羁縻”政策，使周边四夷乐于内附。唐朝广设羁縻府州（又称“蕃州”），安置降附诸少数民族部落。《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羁縻州》卷《序》称：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唐朝陆续设置的蕃州有九百多个，几为内地汉人府州的三倍。这种蕃州的设置，大大促进了诸蕃同内地汉族政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利于各民族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复兴。

由于蕃人不断内徙，给内地汉人社会带来了诸多蕃风胡俗。如唐人喜欢食“胡饼”，喜欢看“胡旋舞”，喜打“马球”，喜穿“胡服”等等，深受蕃人影响。入居内地的蕃人，与汉人通婚，改蕃名蕃姓为汉名汉姓，学习汉文化，深受中原文明的浸染，不断汉化。如前文浑瑊、浑鍊、浑瑊等均有儒学基础，受汉文化的影响。又如契苾何力能吟古诗，其

子契苾明'学该流略,文超贾、马"咸为汉人"衣冠之领袖" [5] (卷187契苾明碑)等等。

其三,唐朝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蕃人多以游牧为生,以部落为单位,善骑射,有很强的战斗力。唐初平定群雄的战争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等大的征战,均有蕃兵蕃将的参战,在唐的边

镇乃至内地藩镇,均有大批蕃兵蕃将,这些人成为唐朝守边、平叛的重要军事力量。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到浑氏家族现象既是唐代特有的,也是唐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唐代社会政治开放的结果,也是唐代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大唐气魄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马驰. 唐代蕃将 [M].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 1990.
- [2] 刘昉. 旧唐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5.
- [3] 司马迁. 资治通鉴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56.
- [4] 欧阳修. 新唐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5.
- [5] 董诰等. 全唐文 [Z].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3.
- [6] 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4.
- [7] 王钦若. 册府元龟 [Z].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0.
- [8] 邓名世. 古今姓氏辨讹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 [9] 彭定求. 全唐诗 [Z].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0.

The Clan of Minority General : Hun Clan Phenomenon of Tang Dynasty

ZHANG Yu - wei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China 224003)

Abstract : The present paper addresses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of the minority general which consisted of nine generations in the Hun Clan , elaborated how the Hun Clan learned from the Han nationality in five aspects and discuss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Hun Clan , chiefly revolving around the cause of social foundation.

Keywords : minority general ; Chinesizing ; Hun Clan phenomenon